

大地岁时

画春

傅菲

水井是天然泉水井。井一般打在有泡泉的地下岩层。临河有许多沙岩，一个直径一米的圆，往下挖，挖至约一米，用竹篾箍圆菱形的竹编，沿着岩壁，夯实，又继续往下挖。边挖边箍竹编，以防止塌方。沙岩掏得咕咕冒水，暖烘烘。方石块砌井墙，从下往上砌，水往上涌，黄黄的。井栏砌好了，水也清激了。四周撒石灰消消土层气和细菌，过半个月，用竹罐抛入井里，提上来，可以喝了。

挖井人在井边栽了两棵杨柳，栽了两棵黄腊梅，又去别的镇里打井去了。井壁长满了青苔，柳树已遮住了半个井院，黄腊梅开过了墙垣。

泉水泡茶，泡出妙茶。茶是土茶。泉水储在土陶水缸。水缸深黄色或深褐色，釉质细腻肥厚，手摸起来，暖丝丝。喝茶人啣一口茶，摇一下头，又啣一口，额上渗出细汗。我就是那个闲坐在黄腊梅下的喝茶人。现在，柳丝尚未垂下来，但枝节露出了一个个粟米大的芽苞，淡淡青色，芽苞口裹着浅浅黄。风不再呼呼作响，而是嘶嘶啾啾鸣叫。作为一把无比锋利的刀，风也有迟钝的时候，尽情地在拂啊拂，柔弱无骨。它从瑟瑟的田野翻转过来，在井院一直回旋，像一匹依恋马厩的马，忘记了还有路需要奔跑。

回旋，回旋，黄腊梅就荡荡漾漾了起来。望一望枝头，就知道春的气息爬上了每一节枝条。乍暖还寒，冬去春临，正是黄腊梅风骚佳季。春雨尚远，正抽着鞭子，赶着飞奔的马车，日夜不歇地向南方跑来。虽然它跑得急切，但它仍然不遗漏大地的任何一个地方。风所达到的，雨也必达。它们都是大地的信使。河水毫无征兆地漫溢，桑桑琅琅，低低沉吟。井里的水也深了，萦绕着白水汽。白菜开始抽心了，萝卜掖

着白白的花低垂。田野中央，一棵高大苍老的黄榕树，只叶不见，却有了满树的黄花，黄得碎碎，像一个孤身远走的人，突然停了下来，回头望望离开的那个地方。静穆、简练、繁硕的黄榕树，似乎有了灵魂，让看见它的人，莫名感动，莫名伤神。

黄腊梅开，我哪儿也不去，就坐在井院里，用竹罐打水上来，烧水煮茶，或者烧水煮粥。水酿造了生命，也酿造了四季。打水的时候，看着井壁上厚厚的苔藓，我又想起了那一对打井的外地夫妻。妻子下井挖沙岩，丈夫用簸箕提沙泥上来。井用了三十多年，他们再也没来过村里。他们以打井为业，哪里需要打井，就去哪里，挑着铁锹、测量仪、钻器。打井的人就是给我们生命另一种春天的人。

妇人们在井院里洗涤，有说有笑。孩童在剥鲜笋。太阳斜照。不知不觉间，柳丝垂了下来，院墙底下，毛茛开了一地。珠斑斑鸠在屋檐咕咕咕叫。妇人们的头上、肩上，落了很多黄腊梅花。井水又深了许多，把我们的投影一直沉下去，晃晃荡荡。

一个吹笛少年，在晚间来到井院，呜呜呜呜嘟嘟，吹起了《光阴的故事》。我熟悉这个旋律。听起来，又有些陌生。少年吹得多敞亮啊，像芦苇在夜风中哗哗作响，又像溪声延绵不绝。略寒的乡野之夜，月色不是很白，铺了一层灰似的。看不清楚那个少年的模样，但可以看清他的轮廓：挺直的腰身，饱满的脸，微微上扬的眉宇。笛是一支短笛。柳丝披在他肩上。我坐在窗前看他，也看在远山之上飞驰的半角月。月是苍穹峭壁上的一个水井。

那个少年，我熟悉，我陌生。他来到井院，就如同远方的客人来到我身边。他从河边来，将和我一起又渡河到对岸去。人无法同大地俱老，但可以同大地俱新。俱新的人，杨柳依依。

关了窗，雨就来了。绵绵柔柔，窗户模糊了水珠的流痕。少年走了，笛声也渐远。雨水走过的地方，少年也会走过，留下一路的野花。我想，无论过了多少年，那个吹笛人也会记得井院，渐落的黄腊梅花、不更事的柳丝。

防寒、防燥、防感冒。在日常饮食中要注意精粗搭配、减咸增苦、荤素兼吃，多食用温、热的食物以补益身体，防御寒冷气候对人体的侵袭。

时值小寒，有朋友电话相邀，说他们那儿的腊梅开了。腊梅其实非梅，但它比梅还早感知到春气，开在梅前。我们一行人顺着山谷冒风前行，远处有清幽的香气灌入肺腑，循香望去，一株株腊梅树干粗壮黝黑，弯曲有致，枝头上缀满一粒粒开放和尚未开放的花骨朵儿。再往远看，一抹淡淡的金黄沿山脚次第爬上山腰，又迤迤延绵至山头，山岭因梅的渲染而瞬间灵动、俏丽了起来。

与往年一样，从立冬开始，我将蒜头状茎块水仙置于盆中，再拾几个小鹅卵石垫着，注上清水，置于案头几榻。小寒前后，水仙细长绿叶中抽出一茎，吐出花蕊，亭亭玉立，散发着清浅幽香，整个水仙看起来文静素雅，很有冬日的宁静感。一盆清清简简的花就能使满室生春，真让人心生喜悦。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组图片，在小寒时节，探访海南某地的学校。孩子们穿着短袖短裤坐在教室里，美丽的语文老师穿着连衣裙正在给孩子们授课。海南的冬天仍然是霞飞帆影，漫天鸥鹭，也许在他们的词典里，小寒就是一个书面语，然而对于北方人来说，小寒真的是与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为伍的。

不过，小寒之后是大寒，大寒之后便是立春了，因此我们离新启万物的春天不过两个节气的距离，想到此，心中便如春天般明媚了起来。

到了黎母山，已是下午四点。站在入口处，看见群山起伏，层峦叠嶂，高直的槟榔，枝丫上留着茂密的树叶。几位老人围坐在树下，抽着旱烟，盯着远道而来的游客。右侧的山边修建了几间房舍，围墙后的草丛里，一条小溪若隐若现。傍晚时分，热带雨林滋生出几分静默。

天屡屡欲雨，但终究没有下来。循着山路前行，大山的怀抱在眼前渐次敞开，宽广而深厚。参天古树与浓密灌木相互交织，绿色推搡着绿色，发出哗哗哗的声响。蜿蜒中，遇见一泓清池，泉水透彻冰凉，若将一杯红酒放置其中，不出一刻钟，就有足够凉意和山野味道。悬崖之下是茫茫林海，远山时而清晰入眼，时而雾锁秀峰，俨然一幅多彩画卷。深山富含氧离子，无须深呼吸，也能嗅到来自雨林、花草和泥土的芬芳，有一些湿润，有一些清甜。

一座山何以成名？雄浑的自然禀赋和深厚的黎母文化，不可分割地凝成了黎母山的魂魄与光彩。黎母山森林覆盖率90%，有2000多种植物，其中不乏国家保护植物。这里的每一种树都充满灵性，我早有耳闻的坡垒，常绿阔叶树，是热带雨林中的特类木材，它和黄花梨一样，生长速度极其缓慢，漫长的时间让它变得异常坚硬，没有蛀虫，拒绝腐烂。坡垒含有丰富的古芸香脂，为名贵天然香料。还有母生树，成材被砍伐后，会有许多幼苗从树桩根部萌发出来，越砍越长，越长越快，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如同希什金画笔下的原始森林，黎母山繁木菁林，昂然挺立，无论是独株还是丛林，都具有史诗般的性质。

进入一片开阔地，橙黄色的房舍乍然而现。这是一间高脚木屋，它建在泉水流经的小溪之上。溪流夹在河道里，

文艺随笔

速写本 丰子恺的

江丹

丰子恺先生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画家，非常重视对周围人物和事物的观察。为了记下观察所得，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外出一定会随身携带一本速写本。

丰子恺的速写本是他自己制作的，简陋但实用。速写本旁边可以插一支铅笔，藏一小块橡皮。利用这种速写本，丰子恺可以把捕捉到的每一个镜头和细节都画下来。当然，丰子恺首先画的只是轮廓和形态，回家之后还要进行艺术加工。如果画的是人，速写的时候还不能让对方知道，否则被画人的神情和态度就会马上变得不自然。丰子恺的“偷画”常常给他自己带来麻烦，也使他遭到不少怀疑和白眼。有时候，他没办法现场作画，只得先把要画的对象的具体细节记在心里，回家之后再凭借记忆画出来。

丰子恺对自己的速写本视若珍宝，从不离身。有一次他家的保姆李妈不小心把丰子恺的换洗衣服和速写本全部浸泡到洗衣盆中待洗。此时，丰子恺突然发现自己的速写本不见了，十分着急，他发动全家大小赶紧去找。李妈某时恰好从衣服里把速写本搜出来，连忙喊道：“小书在这里，小书在这里！”从此，《小书》在家中就成为了丰子恺速写本的代名词，大家对“小书”就更加当心了。

丰子恺随身携带速写本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有一次，家人帮他整理他个人的抽屉，发现整整几个抽屉全是他的速写本，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有两百多本，速写本上留下的习作达到几千幅之多。

我们欣赏丰子恺先生的画作时，可以发现他的画作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只有寥寥几笔，却把人和事物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对象鲜活而意境悠远。那个年代，一些青年学生经常会向丰子恺请教画画的秘诀，丰子恺总是告诉学生：绘画没有诀窍，也没有捷径，唯一的方法，就是勤学苦练。

大师丰子恺告诉学生的这番话，揭示的不仅仅是艺术成功的规律，更是所有事业成功的规律。丰子恺先生的几百本速写本，数千幅速写习作，给后人留下的启示就是：成功没有便利的捷径，它永远是和辛苦付出、努力成正比的。

烟火珠崖

明月来相照

赵海波

漫过突兀的山石倾泻而下，溅起雪白水花。附近有个湖，像一面椭圆形镜子，夕阳映在湖面上，折射出多彩的波光。湖边的草地上，开着细碎的小花，红色的，黄色的，一片又一片，满地都是。小孩子在地上玩耍，笑笑闹闹。

大学毕业第一个十年，我去拜访在琼中工作的老同学李宗来，他带我们上黎母山。彼时，山里的住宿条件有限，我们自带帐篷，在山上住了一晚。露营地位于一个狭小的山谷，旁边溪水汨汨，流着野花和山草的香味。密林之间空出一个天井，刚好能看到一小片天空。明月从树梢升起，还有一些星星出现在天井里，那些微弱的美，把几张年轻的脸照亮。我们挤在帐篷里，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放声高唱《光阴的故事》：“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么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歌声在深夜的山谷萦绕不散。

吃完晚饭，我们沿湖边散步。湖水闪着幽蓝的晶明，有人在拉手风琴，琴声

被湖过滤之后，窜到很远的山野。路灯下，有位姑娘在泡茶，她穿着黎锦制作的筒裙，身影俏丽。本地红茶，汤色透亮，新鲜甜醇，轻轻一口，清香之气直逼喉底。在山上喝茶，有种不一样的感觉，依着丛林，就着泉水，品的是天然与逍遥。

凤凰树下，摆放着一排蜂箱，三五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飞舞，蜜蜂在蜂箱里一进一出，酿造出蜂蜜。下午进山时，我就注意到这些蜂箱了。黎母山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为蜜蜂的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出品的蜂蜜清香甜润，营养滋补。蜂农的住处离蜂箱不远，门口亮着一盏灯，让孑然而立的屋舍不至于隐没在密林里。我问养蜂人，有蜂蜜卖吗？他说有，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蜂箱，拿出一脾蜂巢。蜂蜜透出晶莹的色泽，散发着甜蜜的香味，尝一块蜂胶，回味无穷。

星光照耀，天空清明起来，薄薄的清辉似乎是被山风吹送过来，树梢镀上了一层金箔，几株安诺兰幽暗盛开，清丽芬芳。想起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位一千多年前的诗佛，高雅绝俗、多才多艺。我想象他身穿长袍，在树下研读《维摩诘经》，在溪边抚琴长啸，与明月悠然相会。

返回客棧，轻轻抚摸头发，露水湿了一大片。朋友各自回房睡去，我没有睡意。时至深秋，山里的夜晚有些凉意，我披一件外套，一个人来到屋顶，坐在天台的椅子上。溪水不慌不忙地流淌着，发出细细的碎响。稀薄的星光悄然洒落。月亮正在收割丛丛云层，渐渐丰满起来，直到现出一眼深不可测的井水。这个苍茫壮阔的夜晚，我就这么坐着，不动声色地看日月星辰、云起云落，消化黎母山的秀美与深沉。

诗路花语

冬日鸟鸣

郑雄

挤进窗棂的一缕阳光
温情，绚丽
来自西伯利亚的云
在窗前卸下几声鸟鸣
消失在次第光亮的方格里
静默一睁眼，寒云散去
清冷的兴隆大街又明朗起来
寒冬深处，看腊梅迎春
我们扳着指头数九
七九花儿开，八九燕归来
人间仿若日月推搡的太极
阴至极，阳气生
冬日里的鸟鸣
如报晓黎明的更声
黑夜最长的梦也会在晨曦中醒来

沐浴暖风

王谨宇

在偏远的乡野或寂静的深山
在古老的村落或繁华的城镇
居住着黎族人民
原先的聚居地，不再是他们唯一的容身之所

沐浴一年年的暖风
他们携带着黎锦、鼻箫、竹竿舞、山栏酒和长桌宴、独特的秘药、制陶的工艺以及与生俱来的质朴、虔诚、忠厚
走出船型屋，走出木质的山寨
沐浴一年年的暖风
他们秉承祖先的勤劳智慧与刚毅英勇
奔赴他乡，融入安身立命的广阔崭新的天地
奏响一曲曲幸福美满的凯歌
沐浴一年年的暖风
他们踏上康庄大道
朝向灿烂辉煌的未来阔步迈进
并以赤红的内心，沸腾的血液
牢记盛世恩泽
——这是他们永久的精神图腾

春风

李锋

多久了，拾光行过的段落
忽略了多少生动的情节
持节云中，兜亮一城月光是清凌凌的南叉河水

多久了，从阳台走过
没有给绿萝添水培土
我雪藏了多少剪剪寒风，青青草叶
多久了，没有浅喜暖望
朝晨冬至暮回头
繁华落尽，人间草木已枯黄
是时候
来春风了

春天，在一首诗中醒来

顾华

犹如，一叶轻舟从绿波中驶来
它，迈着轻盈的步伐
带着晨露，清香
河岸两旁，眨眼葱茏一片
似乎，昨日还在寒风瑟瑟
一丝绿意，却不知羞涩
悄悄地，藏在午日的暖阳身后
眼前忽现，五彩斑斓
昨夜子时的梦里，回味着
沉浸在，梅与雪的白里透红
谁告诉我，百花在偷偷含苞待放
在山间，在它的眉间心上
每一个跳动的文字
在岁月的音符里，终会发芽
停靠在南方的船只，安营扎寨
恰巧春天，在一首诗中醒来

